



“桥脆脆”频发 问责不能“心脆脆”

左宽娜



报载,昨天,记者从杭州市交通局获得确认信息,钱江三桥发生塌陷引桥的承建单位是浙江水电建筑一处。杭州市交通局局长陈伟认为钱江三桥存在缺陷。“既然出了问题,就说明它在安全上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有缺陷的……”(7月17日《钱江晚报》)

钱江三桥曾被列为“经典工程”,先前却说是被超载货车压塌的,没有质量问题。而在事故当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却发言5分钟就匆忙离场,对于媒体关心的三桥本身的质量问题以及大型货车限行等方面,相关部门都避而不答,让民众感觉疑窦重重。而今,陈伟承认钱江三桥存在安全缺陷,或多或少给民众一点心理

安慰。

退一步说,即使这次桥面塌陷纯属于超载货车所压,但为何对大桥的超载能力没有预测到呢?即使预测到了为何当初没从设计上进行管理限行呢?说穿了,“桥脆脆”背后,不排除“监脆脆”。正因为施工监管乏力,塌桥事故才接二连三。5月份长春东荣大桥坍塌;近日福建武夷山景区公馆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死22伤的惨剧等。各地大桥接二连三坍塌,以生命的代价,发出了当前建筑质量和监管的追问。

俗话说:百年大计,质量为本。而合理的工期、严格的监管不仅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而且也是安全生产的保证。按照现行的施工技术,还原工程真实质量完全没问题。一些地方之所以不讲究科学施工,一些施工单位之所以偷工减料,一

些监理方之所以走过场,说穿了,就是缺乏问责机制。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可以蒙混过关;即使出了事故,可以把知情人送精神病院,从而“遮丑”,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应该指出的是,桥梁的无故垮塌是严重的事故,必须有人对无辜丧失的生命承担责任。

温家宝总理说过:“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这是政府官员行政的基本准则。如果对政府官员监管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就难以保证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更难以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规则、个个负责任的良好风气;从严治党,从严治官,也便无从谈起。从这个方面讲,面对“桥脆脆”频发,有关方面理应追查到底,严惩相关责任人,给民众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

5时评
shiping

“听证专业户”丑闻 盼《听证法》早日出台

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七年里一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这两天网络上晒出成都有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老妇竟然19次参加过各类听证会,引起网友疯狂回帖拍砖,骂声一片,直呼“被代表”。

(7月16日《羊城晚报》)

“听证专业户”撕破了听证会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告诉了我们价格听证会“逢听必涨”的规律一直没有打破的真正原因所在。在听证会乱象中,“听证专业户”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究竟还有多少把戏和丑闻,不得而知。因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听证法》,弊端和丑闻发生之后,往往没有办法追究法律责任。

面对“逢听必涨”的听证会“审美疲劳”,很多人喊出了废除听证会的呼声,提出了用第三方独立民意调查取代听证会的建议。实际上,并不是听证会这种形式本身不好,而是出在目前我国听证会的制度设计上面。独立的民意调查,固然很重要;但是,听证会的面对面沟通和辩论,其作用也是无法取代的。因此,我并不主张废除听证制度,而是重复以前的呼声:早日出台《听证法》。

现在,在通货膨胀的助推下,各种听证会轮番上演,为了真正发挥听证会的作用,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避免类似“听证专业户”丑闻的再次发生,确实需要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听证法》了。因此,我们给予再次呼吁。

郭文婧

R热议
reyi

南科大“理事官”多 也是无奈之举

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市麒麟山庄召开首次理事会,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7月17日《广州日报》)

南科大这只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螃蟹”,从2007年3月开始筹建,就新闻不断,这次南科大首届理事会有半数理事是官员,又引来了广大网友的围观,网友的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

网友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初信誓旦旦地要高举中国大学改革大旗的朱校长,上任就大谈高校要去行政化,几年过去了,广大公众看到的是“理事官”过半结果,这不是让公众失望吗?

理智告诉我,凡事要冷静,处于舆论漩涡中的朱校长也有他的难处。

一方面,身不由己,大气候所决定“理事官”多。因为,现实和国情,决定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高校改革,尤其去行政化的改革。另一方面,保运转是当务之急,小气候决定“理事官”多。其实,南科大这么多“理事官”都是深圳市的头头脑脑,他们可以起到:一是人才保证,二是资金保证,三是土地保证……有了这“三个保证”,南科大才能正常运转。我想,朱校长不得不识时务,顺潮流而动嘛。这就决定了其艰难程度,朱校长当下做法也不失为权宜之计,请大家给朱校长一点时间吧,我想,中国高校改革的春天一定会到来,也一定能到来。

徐志翔

F非常道
feichangdao

“一个证要盖一枚钢印和一枚公章。可以想象,5966次啊!”

——为帮2983名困难工人领取国家政策补助,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劳动就业管理局58岁失业保险股长周正义,一天盖了5966个章,手都磨破了……终因癌症倒在工作一线。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对工人兄弟的一片赤诚之心,被深情的称为“工友保姆”。

“在小城市发展更要拼爹。”

——媒体调查发现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许多人当初选择念外省大学或毕业后到北上广发展,就是因为没有“拼爹”、拼关系的背景,时过境迁,如今回乡发展怎么玩得过别人?

“这年头去个厕所也要IC卡!北京路银座的厕所你里面镶金啊?!”

——广州北京路银座广场人流滚滚如厕竟要刷卡,网友如此调侃。

S时事乱炖
shishiluan dun

楼盘“晒”成本

7月上旬,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钱塘帝景”楼盘,开盘之际将“开发成本及销售价格组成”的明细公布在售楼处,引来众多市民及媒体“围观”。(7月17日《现代金报》)

从杭州市滨江区“钱塘帝景”楼盘公开成本,然后又很快收回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晒成本”之举,倒像是一场因为不小心而造成的美丽误会。或者工作人员忙中出错,挂错了展示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至少,也只能算是一次试探性的虚招。杭州“钱塘帝景”的“晒”成本之举,会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吃螃蟹第一人,而引导其它开发商纷纷跟进?显然,这恐怕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可能是误“晒”,另一方面,房地产商之间,甚至房地产商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同盟,根本不可能被一个小小的“钱塘帝景”打破。在没有相应法



律制度保障和利益驱动的情况下,“钱塘帝景”“晒”成本之举,只能是一个孤本,甚至是一个“误晒”的孤本。

不过,“钱塘帝景”这一“晒”,也从侧面告诉我们,房价为什么贵?切实地降房价,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希望“钱塘帝景”这一“晒”,能多多少少给我们留下点什么!

刘鹏/文 美堂/图

G公论
gonglun

9800元一根的“中华脊梁”含多少钙?

近日,倪萍获评“共和国脊梁”功勋人物称号。倪萍表示,“共和国脊梁”活动没有收任何费用。而日前,网友刘光明曝“中华脊梁”评选候选人只需缴纳9800元。共和国脊梁活动主办方包括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该协会副会长刘学文称,虽然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也是“中华脊梁”活动主办方之一,但自己不清楚“中华脊梁”的情况。(7月17日《新京报》)

倪萍的“共和国脊梁”引出了另一根“脊梁”——“中华脊梁”,两根“脊梁”的名称极其相似,主办方中都包括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不知内情的人施以普通注意力,很难将两根“脊梁”区别开来。

现在,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倪萍的“共和国脊梁”是不是花钱买来的,倪萍配不配这个荣誉称号?笔者却以为,审视“脊梁事件”,不应只拘泥于倪萍一人,而是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这“脊梁”那“脊梁”,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满天飞,到底是谁在组

织“脊梁”评比活动?评比是出于何种目的?

无疑,国字号“脊梁”的评比应该是一件非常严肃神圣的事情,奖项也应该独一无二,异常珍贵,但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却在参与组织评选“共和国脊梁”的同时,又参与组织评选了意义非常接近的“中华脊梁”,这种诡异现象凸显了“脊梁”评选活动的随意性。既然两根“脊梁”大同小异,主办方评选一根“脊梁”即可,为何还要打造两根“脊梁”呢?结合已知信息——倪萍称“共和国脊梁”没有任何费用,网友刘光明称“中华脊梁”评选候选人需缴纳9800元,笔者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经济报刊协会等机构评选“脊梁”没有多少公益属性,并不是为了表彰“脊梁”,而是为了牟利,他们一方面用免费的“共和国脊梁”来吸引名人,积聚人气,另一方面则用有偿的“中华脊梁”来迎合一些人的特殊需求,来赤裸裸吸金。

堪称国字号“脊梁”者,必是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独立富强做出突出贡献者。笔者不否认获得“共和国脊梁”称号的300多人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所做出的贡献,但笔者以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能与这300多人比肩或能出其右者还大有人在,很多真正的国家民族脊梁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或不愿参评所谓的“脊梁”,而中国经济报刊协会等单位却找了几个评委就把“国家脊梁”定了下来,这种做法对于很多真正的国家民族脊梁是不尊重、不公平的,也注定不会得到历史的认可和民众的认可。

即便没有任何费用,如果所谓的“共和国脊梁”不被公众认可,那么这样的脊梁也是脆弱的;而如果所谓的“中华脊梁”是用金钱交易来的,那么,这根“脊梁”的钙含量就只有天知、地知、评委知、主办方知了。

有关部门对关于企业、商品的乱排序、乱发奖已全面规范,针对个人的乱评比、假评比也该着手加强整治了。

李英锋